

LE LIVRE DU TEMPS

时光之书

石周佳

[法]纪尧姆·普雷沃 著

Guillaume Prévost

陈剑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2992

Guillaume Prévost

时光之书

Copyright © Guillaume Prévost 2005

All rights reserved.

图 Paris: Gallimard Jeunesse 2008 年首次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之书 / (法)纪尧姆·普雷沃著；陈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1
ISBN 978-7-02-060520-4

石周隹

[法]纪尧姆·普雷沃 著

Guillaume Prévost

陈剑 译

设计：陈剑
封面设计：陈剑
插图设计：陈剑

时光之书 · 石周隹

Shi-Guang Shi-Shu · Shi-Diao

著：[法]纪尧姆·普雷沃

译：陈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lw.co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00070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01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510000

2008年1月第1版，2008年1月第1次印刷

10000册

978-7-02-060520-4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7-5993

Guillaume Prévost
Le livre du temps
Tome 1: Lapierre sculptée

Copyright © Gallimard Jeunesse 2006
All rights reserved.

据 Paris: Gallimard Jeunesse 2006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时光之书·石雕/(法)普雷沃著;陈剑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8. 1

ISBN 978-7-02-006500-4

I. 时… II. ①普…②陈… III. 长篇小说-法国-
现代 IV. 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9977 号

特约策划:彭 伦
责任编辑:温哲仙
装帧设计:高静芳

时光之书·石雕
Shi Guang Zhi Shu · Shi Diao
[法]纪尧姆·普雷沃 著
陈 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59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7 插页 2

2008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6500-4

定价 1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萨姆	1
第二章	石雕	9
第三章	爱奥那岛	17
第四章	圣哥伦巴的宝藏	27
第五章	在前线	39
第六章	独自在黑暗中	51
第七章	百万年宫殿	61
第八章	玻璃金龟子	71
第九章	家庭会议	85
第十章	剪报	97
第十一章	再度出发	111
第十二章	镜像师行会	125
第十三章	布鲁日的仓鼠	139
第十四章	凡·艾克的秘密	149
第十五章	3 利弗尔 12 苏	161
第十六章	炼金师	175
第十七章	拉丁文翻译	185
第十八章	出乎意料	197
第十九章	犯规败	207

第一章

萨姆

萨米埃尔倒在床上咕哝着：“一点儿也不想出门。”他嫌恶地扫了一眼脚边半开着的运动包，里面露出来一只柔道服的袖子。那袖子似乎在坚决地低声催促：“快点，萨姆，今天有比赛呀！”是，没错，今天是有比赛，这正是问题所在。不管什么比赛都是这样子：十四至十六岁青少年联赛，不分轻重量级，哪个脑子又进水又缺少运动细胞的家伙想出来的魔鬼考验，这些联赛通常就是要以与一个比自己高出十五公分、重二十斤的壮汉对决而告终。萨米埃尔可一点也不想就这么遭殃——比如被大块头蒙克的一对肥硕大屁股压扁脑袋。不，不要在今天。首先，今天是他的生日，而且……

“萨米，你在干什么啊？”楼下传来焦急的声音，“你要错过巴士了！”

“知道了，奶奶，我就下去。”

他没起身，而是把脑袋更深地埋进枕头里。歇斯底里的女歌手激情澎湃的歌声从邻室传来，歌里不知疲倦地对那在海滩上邂逅的英俊男孩花痴般地赞叹着：

他是多么英俊

他是多么迷人

我知道他向我投来温柔的目光
海滩男孩啊啊啊！

真够悲怆的。

这些噪音来自他的表妹莉莉。那女孩一到百无聊赖的礼拜天上午，就会召集来一群女伴，用嗲兮兮的声音进行闺密间冗长的秘密会谈。也难怪，莉莉才不过十二岁——正所谓“愚蠢的年纪”——而且对她而言，这是一种自我安慰的方式，正可以弥补母亲经常不在家，这孩子一直都独自长大，不过，这几个月来，她可是寸步不离地跟着她的新任男友。莉莉是个十足的小妖精，老爱和萨姆斗嘴——这两个孩子都住在祖父母家，能不吵嘴吗？——成天相互嘲弄，尤其是学业成绩这种棘手的话题。若你从莉莉糟糕的听歌品味来判定她愚蠢，那可错了，因为不管怎样，她总能神乎其神地在学校里屡获成功，每晚带回家的分数也是一天比一天出色，年终她还能囊括所有的奖状奖品，绝对是个谜。

我希望他会正经啊，
哦！是的，海滩男孩啊！

“萨米①！都快十点钟了！”

萨米埃尔叹了口气，狠踹一脚他的背包。真没办法，所有人都在催他。

他从床上一跃而起，套上球鞋，鞋带也不系就嘟嘟囔囔地打开门。不巧，莉莉和她的小团伙正盘踞在走廊上。女孩子们穿着大

① 萨米以及下文的萨姆都是萨米埃尔的昵称。

红、橙黄、玫瑰色的T恤，形成一堵人墙，满脸讪笑地朝他打招呼。

“需要绷带吗，萨米？”表妹用假惺惺的亲切口吻问道，“或者，要治瘀青的软膏吗？这可不只是你受了伤才需要用到的。亲爱的，你记得不，上一回？”

上一回，萨米埃尔在第四十三秒末就被压倒在大块头蒙克肥大的肚子下面。惨不忍睹的回忆。他的脚踝崴了，形成一个与腿部不协调的、令人忧虑的角度，一个月都没法玩滑板。

“至少争取通过第一轮吧，”她伸伸懒腰加了一句，“毕竟，世事难料嘛！”

“谢谢建议，”他接过话，“如果我见到那海滩男孩，我会把你的照片给他的，我保证。世事难料嘛……”

他头也不回地奔下楼梯，留下女孩子们在他身后咯咯大笑。台阶脚下，奶奶正挥动着一个封好的纸袋等他。

“萨米，你总算下来了，在搞什么名堂？你会误了比赛的！你这么喜欢柔道！该不会是生病了吧？”

她摇晃着一头近乎蓝色的银白鬓发，一脸诧异，忧心忡忡。

“一切都好，奶奶，我只是做了做热身。爸爸没来电话吗？一次也没？”

刹那间，奶奶垂下眼帘，掩饰她的为难。

“没有，亲爱的，也许中午会……”

“那到时你交待他到体操馆来接我，好吗？”

“好的，当然。”

他语气兴奋，仿佛是在向她询问汤姆·克鲁斯待会儿是否有可能应邀来共进午餐。

“拿着，萨米，我给你做了三明治。现在快去吧，否则你就赶不上了。要特别当心啊，别像去年那样。”

萨米埃尔没有吭声。他吻了吻祖母，踩上滑板出门了。

在公车后排的长椅上刚一坐稳，萨姆便开始凝望风景出神。一座座全然相同的小房子从玻璃窗外络绎不绝地掠过，缓缓地向市中心推进。十天来，父亲不曾给过一丝活着的讯息……没有信件，没有电话，也没有明信片。这不是第一次，可不管怎么说，十天了啊！在家里，大家开玩笑地讲述过爸爸阿朗的特立独行：五岁时，他就跟着大街上的一只狗，走了两三公里才发现自己迷了路；十岁时，他迷上了讨厌的指甲屑收藏，还毫不犹豫地给不计其数的明星写信，向他们索求指甲屑，最糟的是，还真有几位回复了他：一个网球选手、一个摇滚女歌手和一个电视新闻主播……他把这些珍贵的纪念品归档在一个红色的文件夹里，奶奶至今还把它保管在阁楼上。每一回，他都将收藏品装在一个透明的小袋子里，配上姓名、日期和信件。几天后，阿朗甚至还要盯着电视新闻节目，尝试去猜测，那存在他珍贵的文件夹里、用透明胶条贴上标记的一小截角质物是出自于这名记者的哪根手指。可对萨米埃尔而言，他更愿意相信，那些指甲不过是来自某个处理信件的助手。

毕竟父亲不再是十岁的孩子了。他已长大到既不再收集指甲，也不再跟着狗跑的年纪了，若需离家几天的话，他也知道该给个消息。尽管这样，可想想看，自从萨姆的母亲不在了以后，阿朗就几乎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曾经是那么快乐的一个人的，曾经常会跑去看一场自行车赛或者一盘棋局的一个人，却突然像一只牡蛎一样封闭起自己。奶奶说那是悲伤所致，随着时间的流逝，总会过去的。可车祸过去三年之后，大家却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明摆着的事实：事情在越变越坏。奶奶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在年初劝他把萨姆交由她来抚养。父亲软弱地抵抗了一阵，随后还是接受了。这样也许更好些。此外，他实在也没心思照顾儿子，就

连他的书店每周营业个两三天,也是奶奶督促或是有老顾客打电话来纠缠的缘故。奶奶说他是心神哀伤,埃弗兰姑姑——莉莉的妈妈——则反驳说这是因为个性懦弱,医生却给出了诊断,说他患了重度抑郁症。

十天前,阿朗失踪了。诚然,他惯于搞这种离家出走,但一般都不会超过两三天。他通常会捧满礼物回来,解释说他是不得不紧急前往美国去弄这套或那套别人订购的图书。奶奶总是宽容地听他说完,然后在他面颊上响亮地猛亲两口。而萨姆,见他回来就已心满意足,也顾不上去责备什么了。

惟有这次,阿朗没有返家的意思。更甚的是,这正逢萨姆的生日。一个父亲,再怎么特立独行,也不该忘了儿子的生日吧?

萨姆在溜冰场前下了车,面前有个卖冰淇淋的小贩。此时的太阳已很烤人了,于是他考虑是否买个甜筒吃吃。但恐怕比赛开始后十分钟他就得转出来了,现在吃不太明智,更何况;他的胃已经发出了奇怪的声响:也许是因为想到了要和俱乐部的一伙大块头打交道的场景。

他在人行道上滑行,开始全速穿梭于行人、童车、玩耍的孩子和购物袋之间,没有什么比这更令人陶醉的了:你每时每刻都可能要对这些移动中的障碍物作出闪避,擦身而过之际,他们还会发出小小的惊叫。他轻擦过两三个人行道的边石,飞身跃过一个水泥长凳,并准备在下一个通往体操馆的拐角处来个高速大旋转……这些都乃小菜一碟,闭上眼睛也会:右边小公园的铁栅栏,一个可以猛冲而上的小斜坡,急转个直角就是条街道,再然后……

嘭!一个猛撞,外加一阵钢板被压扁的声音,萨姆摔趴在地上,天旋地转,仿佛整个小公园刚刚砸中了他的脑袋。他大概是撞

上了辆老摩托车,或是哪个垃圾箱,还是什么别的……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萨姆小心翼翼地站起来。一个垃圾筒在对他说活,活见鬼……

“替天行道! 替天行道! 福克纳家的瘦猴干!”

居然还知道他的名字。

“别这样,蒙克。”插进来一个女子的声音。

蒙克,原来他又栽在蒙克手上了!

晕乎片刻后,他清醒了过来,当蒙克向他扑来时,他连忙滚向一侧闪避。一位年轻姑娘和另一个男孩正紧紧地抓着蒙克的肩膀。

“蒙克! 别这样!”

“看我怎么收拾他! 看我怎么收拾他!”

萨姆重新跃起,险避开一个来势汹汹、必能把他放倒在地的抱腿。鲜血沿着额角汩汩流下,表面上,他却还是若无其事的样子。

蒙克摆出再度攻击的姿态,所幸此时围观的人群纷纷上前制止。

“好啦! 好啦!”一位西装革履的大胡子站出来调停。

“他是故意的!”蒙克握紧拳头,破口大骂,“他故意摔倒在我面前的! 看看他都干了什么!”

他指着他那翻倒在地的帆布包,里面露出了各种金属零件和描好线的电路板。

“您看见了吧,先生! 这可害我损失不轻啊!”

当蒙克怒气冲冲地折腾时,卡蒂,那位试图制止他的年轻姑娘走近萨姆。

“还好么? 伤得不重吧?”

卡蒂是圣玛丽柔道俱乐部的成员，十七八岁的年纪，有空时，就在学弟学妹当中担任干部，一个总是笑意盈盈的漂亮姑娘。萨姆难以想象她怎么会和蒙克混在一起。

“我……没事，我很好，谢谢。”他结结巴巴地说，“比赛，我迟到了，而且……”

“比赛？没人告诉过你延期了吗？”

“延期？比赛延期？”

“我还以为他们已经通知到所有人了！丰塔纳队不能来，他们的车两天前出了故障。比赛将改到下周日。你没收到电话留言吗？”

“呃，没有！唉，可能……我爸……”

萨姆很快打住了。俱乐部肯定是按照他注册表上留的地址打到书店去了。不过，他一点也不想和卡蒂或者其他任何人解释——说他暂时住在祖母家，爸爸已经不再在那里，所以电话才会没人接，也就很难听到留言了。

“一定是忘记了……”他咬紧牙嘀咕道。

卡蒂弯下腰，拾起那块像把剑似的插在公园栅栏中的滑板。

“看上去完好无损，还真是这样的。本以为你们非得两败俱伤不可。”

“放开我！听见没！”蒙克咆哮着，根本没法冷静下来，“这小白痴，要先赔偿我的东西，然后还要……”

三个路人拦腰抱住他才勉强制止了蒙克。他的脸通红，一对绿色的小眼睛里射出杀气腾腾的光。

“你最好快点走，”卡蒂飞快地将滑板塞进萨姆怀里，说，“他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冷静下来。”

“那你怎么办？他会不会对你……”

“别担心这些,我知道怎么做。只不过就是电路板坏了。我们正要去给俱乐部的电脑升级。蒙克是个电脑高手,你知道……”

蒙克,一个电脑高手?这么说他是有脑子的?

年轻姑娘一直微笑着。

“他一摆弄起他那些机器来就会忘记你的。快,快走吧,星期天再见。”

她悄悄地向他挥手告别,萨姆没有再拖延,是该走了,因为蒙克又发作了。

“萨米埃尔·福克纳,你这个孬种!我要你吃不了兜着走!”

第二章

石雕

阿朗·福克纳的书店坐落在圣玛丽一条三四十年来日益颓败的旧街区上。这是一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小楼，蓝色的圆柱已经被虫蛀了，百叶窗也褪了色，夹在两座更为破烂不堪的房屋之间，他做下这样的选择实在令人费解。所有真正的商家都早就撤离了巴伦波依姆街，只剩下几个磨损得如他们的店面一般破旧的老头子了。人们一大清早就见他们鬼魅般地出门去，九点左右又返回来，草编的手提包里装满了买来的食物，急冲冲地赶回家关上大门，缩进自己深深的庭院里。

在这样的景况下，书店的开张并没能激起邻里的热情，仅仅是一个早安，一声晚上好。哪个冒失鬼顾客停车时把车横在了人行道上，或者萨姆放学回来，滑板刮得人行道边石刷刷作响时，他们才会酸溜溜地议论几句，顶多如此。只有家住在往高处数第四座房子里的马克斯，一个几乎聋了的老好人愿意和他们攀谈，而且交谈起来还很奇怪，马克斯非得高声喊叫着把句子重复好几遍才能让自己听清——这无疑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交流。

为什么父亲要选择这样一个被城市遗忘的角落？奶奶认为，这是为了自我保护，远离尘世的喧嚣。阿朗卖掉了他们在贝莱尔

的房子——那里有太多关于埃莉莎的回忆——然后，他开始寻找开书店的地方。说起来，就是一个避难所。但这个避难所，对于一个十三岁、快满十四岁的，刚刚失去母亲，并且尤为依恋商业中心、霓虹灯和狂欢的孩子而言，太沉闷了。

萨姆爬上台阶，环顾四周，没有人。他不能确定来这里是否是个好主意。也许应该先和奶奶说一声？但，不管怎么说，比赛取消了，他有整整一天的空闲，而且这天还是他的生日。回自己家一趟又有何不妥呢？这还是他的家，不是么？取回几张CD，重新看看他的旧物……“可能爸爸会突然回来，”内心一个小小的声音加了句，“尽管他没有留下任何离开的迹象。”爷爷这星期已经来过书店两次了，可谁知道呢？

他开启门锁，门轴吱嘎作响，“福克纳古旧书店”的招牌在门框上摇摇晃晃。

“爸爸？”

一片寂静。他穿过门厅，走进一间书架成排的大房间，仿佛置身于图书馆。这里有供人休息和查阅作品的桌椅，还在两张大沙发上安了些射灯以便阅读。卖掉贝莱尔房产的一大部分钱都被投在这里了，融化在这些泛黄的旧书页和皮革的精装封面中。父亲能积累下这么多的书，可谓是个谜，正如他吸引一些顾客的能力。有人说，很可能是祖父母时不时地自己掏了腰包……

接着他来到厨房。一切都井井有条，自动洗碗机干干净净，从洗碗机门垫发出的吮吸声，可以猜到它已经被关上好几天了。冰箱几乎空了，只剩下一些过期的酸奶、一根裹着塑料膜的香肠——奶奶更正说这叫保鲜香肠，还有两箱啤酒，可见最近这里没有摆过宴席。萨姆上了楼，回到他的房间，心中不禁一阵忧伤。贴在墙上

的托尼·霍克^①和维戈·莫特森^②的海报、他收藏的老式小汽车——指甲屑收藏的翻版、他画的素描、他曾笨拙地学弹过的吉他,不过他可不是来这里凭吊的。他把两张旧 CD 装进书包,以便有个借口,然后仔细地观察了一遍父亲的办公桌,可惜的是,写字台上没有留下任何一封解释的信,抽屉里没有与他的离开有关的字条,纸篓里也没有旅行社的发票。至于卧房里的衣物,可想而知,全部衣服都被封存在衣橱当中,三个黄色的大旅行箱也在那里纹丝未动过。

越发怪异了……父亲就这么草率出走,连一件换洗衣服也不用?或者他原只准备离开几个小时,最多一天?因为牙刷还在原位,干干的,牙膏和电剃刀也在……会不会……汽车跌入峡谷摔成两半的恐怖场面占据了萨姆的脑海。他用手背揉揉眼,驱散这幻象。不,父亲不会出什么的。他不是特立独行吗?爷爷说过,特立独行的人总能化险为夷的。他需要这样的解释。

萨姆下了楼,来到摆着电话机的小圆桌前,镀银的自动答录机在一旁闪着提示灯:“二十条留言——留言已满。”萨姆开启它。听到咔嚓一声:

“福克纳先生?我上周去过您的书店,看见一本《海底两万里》,我希望能……”

“哗!”萨姆跳到下一条留言。

“我正要去古旧书店,是在巴伦波依姆街对吗?是这样的,我想了解一下营业时间,因为我在找一本罕见的版本,它叫……”

“哗!”下一条。

① 托尼·霍克,滑板运动有史以来最有名的滑手。

② 维戈·莫特森,演员,电影《魔戒》里演阿拉贡。

“阿朗？我是托马斯·穆尔。您是否已经觅得我向您订购的普兰丹版的《圣经》^①？因为我必须……”

“哔！”如此往下。大多数留言都来自顾客，或者是来打听他是否需要添加什么的广告推销——“唔，福克纳先生？如果什么时候打算换掉您的窗户或者百叶窗，我们公司建议您……”诸如此类。有一条是银行家要求会面——很明显，心情欠佳。有六条是奶奶尝试联络上儿子。所有这些留言都超过八天了，柔道俱乐部的留言没有录入，因为：录音磁带上已经没有存储空间了。

事实上，惟有一个电话，与众不同。那是一个遥远的、金属般的、因距离或是线路不佳的缘故而走了样的声音：

“阿朗？是我……我知道你在……别装傻，回答我。阿朗，你在听我说话吗？阿朗？回答啊，见鬼！”

长长的沉默。接着：

“好吧，我以后再告诉你……”

然后，这个神秘的通话者就挂断了。萨姆把录音磁带反复听了多遍：来电日期是在父亲失踪的第二天。那声音带有威胁的口吻，更令人不安的是，它还有点熟悉。然而，萨米埃尔怎么也想不出这声音是谁的，它是否与父亲意外出走有着某种关联呢？也许，那人是想警告和暗示些什么，却欲言又止：“好吧，我以后再告诉你……”又也许，他是意识到阿朗根本不会听到这些留言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萨姆想到个法子：他按下电话上的重拨键，以便查出最近拨出的一个电话号码。父亲三年多来都没有开私家车，他通常会叫

^① 这里指的是文艺复兴时期最大的出版商之一普兰丹（Plantin）所刊印的《圣经》。

计程车的。所以他总会需要叫车来送他去火车站或者机场吧……计程车公司会有存储载客行程记录的——萨姆在一部侦探连续剧中学到了这一手——他们该会知道的……

“喂？”电话线那头，一副嘶哑的嗓子大声叫嚷。

如果这就是公司接线生，那她可真该戒烟了。刻不容缓啊。

“喂？您好！”萨米埃尔开口道，“我想咨询一下……”

“你说什么？”那声音以一种令人惊愕的语调大吼着。

“劳驾，我想询问一下。我父亲几天前给您打过电话……”

“大声点，木头弹珠！”

木头弹珠……是马克斯！那个住在几步之远，像个闷罐子一般的聋邻居。

“马克斯？马克斯是您吗？”

“什么事？”

“马克斯，我是萨姆，古旧书店阿朗·福克纳的儿子。父亲十天前给您打过电话……”

“大理石加工厂？我什么也不需要，告诉你，尤其不需要大理石！你这讨厌的推销员！”

挂断了。

萨米埃尔把话筒握在手里，停顿了几秒，一时不知如何是好。最好的选择也许是直接去拜访马克斯，父亲打电话给他可能是想把钥匙交给他，请他帮忙给花园除草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也许父亲也向他交待了他的去向？某个名字，某个目的地……就算这头老熊不容易追踪，也总会有别的线索吧。

萨姆抓起书包正准备出门时，目光落在了地窖的门上。爷爷确定已经检查过地下室了么……萨姆踌躇片刻。去看看吧，用不了一分钟的事。他迈步走下两段通往储藏室的楼梯，在那里，阿朗